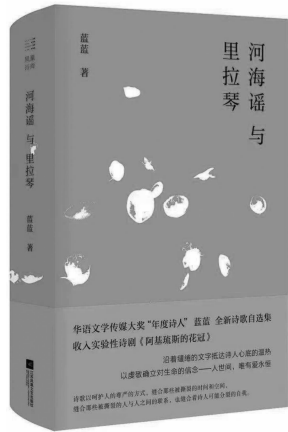


分裂与疗救的诗篇

□宋云静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
《海谣与里拉琴》
蓝蓝

蓝蓝的诗集《海谣与里拉琴》收录了一首首精美的诗歌，我将这些诗歌视为分裂与疗救的诗篇。诗人一方面在诗歌中不断自我分裂、自我释放，试图将身体里丰富的情感释放出来，她内心堆积的情感已经到了不得不释放的地步；另一方面，在释放与宣泄之余，诗人也在进行自我疗救，情感宣泄的过程也是抚平创伤的过程，诗人再

次回归平静。整部诗集由“所以，妈妈”“海之书”“一些遥远如星辰的词”等七部分组成，每部分都以一首诗的标题为题名，最后附有一部诗剧《阿基琉斯的花冠》。不同部分有不同的主题，在内容上又相互交织，相互生长，共同组成了这部充满分裂与疗救意味的诗集，读罢诗集，我们不禁被诗中丰富的生活体验、独特的人生思索与温暖的人间真情所打动。

诗集中有不少诗歌是为怀念母亲而作，母亲的去世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天人永隔的现实让诗人经历着撕裂般的疼痛。“仿佛是背叛，仿佛是犯罪/终于，我又可以写诗了——”（《仿佛是背叛》）母亲的去世让诗人悲痛到无法拿起诗笔，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能重新进行创作，对此她又充满了自责，短短几句诗将她对母亲的情感含蓄而又深切地传达出来。《九岁那年》《坟墓是一所最寒冷的大学》《你不在的时候》《你剪的小鸟和小狗》《为妈妈祈祷的女士》，从诗歌的标题就能看出诗人对母亲离世的悲痛、怀念与不舍，死亡的降临不是人力能左右的，面对死亡，她获得了成长，但这场直面死亡的教育也让她饱受分裂之苦。“这巨大的轮子，压碎了我的头骨/——

这什么都不再有的/恐怖。”（《坟墓是一所最寒冷的大学》）直面死亡的深刻教育充满肃杀之气，诗人称坟墓是最寒冷的大学，这沉重的死亡将诗人碾碎，但也因此，她对死亡不再心存畏惧，所以她说，“我不再害怕——妈妈以肉体的消失/为我荡清了对死的恐惧，最后一次。”（《我已经走到了想象力的悬崖》）母亲的离世让她充满伤痛，而对生活当前状态的把握、对死亡的理解则让诗人获得了新生。“星云、星团、亿万年之外的地方/我们来又去的地方。”（《闭着眼睛，感到风》）她的思维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死亡也在小我的悲欢中升华，变得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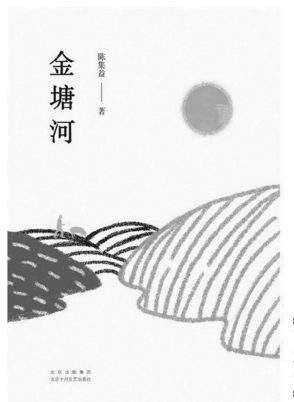
对于爱情的歌咏、对于自然的热爱，也在滋养着诗人的性灵。诗人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吝啬表达爱的人，她大声地将爱说出来，这是她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像她在《应该唱歌》中所写，“应该唱歌，写诗/因为石头没有手而泥土没有嘴”，所以诗人不仅在为自己创作，她也在为石头、为泥土而歌唱。她一方面将自我释放，另一方面也将自然解放，她身上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她对泥土、石头、大海等自然之物进行书写，在“海之书”中对大海热情礼赞，诗人从大海这里获得了不一

样的人生体验。诗人笔下的大海，是有形有声的，“大海播放它幽幽的密纹唱片”，她将大海比喻成悦耳的唱片，在她眼中大海是如此新奇、如此与众不同。她用大海来写自己的爱情。“你的脸，是夜晚大海上一片沉睡的森林。/你的眼睛是它安静的鸟窝。”（《你的脸》）因为对大海的热爱，诗人用大海来写爱情，通过比喻，爱情带上了童话色彩，美丽而又迷人；她也是在用爱情写大海，在爱情的映衬下，大海变得浪漫又神秘。“海与你并枕而眠。/海是童年的食物，并在你年近时/仍保留一片海域在眼睛的单纯里。”（《海与你并枕而眠》）此外，诗人也对生活的细节进行细密的观察，这被她写进了诗歌中。第三部分“一些遥远如星辰的词”是诗人给予生活中人、事、物的特写，她用细腻的观察，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生活的热爱弥合了她心灵的创伤。

初读蓝蓝的诗集《海谣与里拉琴》，读到更多的是无可言说的伤痛，一首首诗仿佛更是锥心泣血之作。经过沉浸式的反复阅读，我认为诗集疗救的意味更浓，对于诗人来说，辛酸苦楚的情感体验未尝不是一种滋养。苦楚与分裂本来就在不断嬗变，温情与治愈却是最终的归宿。

在语境置换中写出飞扬的精神

□王文静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9月
《金塘河》
陈集益

陈集益笔下的“吴村”是一个埋藏着他对乡村中国最广阔、最丰富、最有想象力的所在。在长篇小说《金塘河》之前，他始终凝视着历史行进中的乡土社会，用富有先锋意味的超现实表达为土地带来了神秘和张力，使吴村的人和事成为他与土地、与历史、与自我、与当下沟通的情感密道。那么，在“吴村故事”并没有结束的前提下，当陈集益把《金塘河》的书写形容为他“与现实

主义的握手言和”时，这个创作转向或许暗示着文学手法上的改变或颠覆。然而这样的判断极易遮蔽《金塘河》的思想价值，因为小说绝不囿于表现手法方面的某些表层化改变，真正促成作者与现实主义从警惕到和解，从谨慎到对话，应该是他从反复咀嚼体味过的吴村生活中发现了新的精神质素。

长篇小说《金塘河》写的是生活在金塘河畔的陈家从1960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的家族生活。小说通过爷爷、父亲、母亲以及兄弟三人共六个家庭成员视角，分别讲述了他们在造水库、砍树、超生、养猪、驯牛、抗灾中的所见所感，以时间为经、人物讲述为纬建构出一个家族丰富而坚实的历史样貌，呈现了每一代人的成长和老去。小说充满了不可预测的艰难，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绝境书写。爷爷陈梓桐在日军细菌战中失去亲人、双脚溃烂，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因出身不好，他备受饥饿和疼痛折磨，还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劳动。最饿的时候，他“恨不得将断齿咬上几口”，脚上的血水混着刀割似的痛，“刚结痂的伤口不断重新撕开”，最终还得了炭疽病；父亲陈得令因接替爷爷修水库，健康的身体没了，喜欢的女人跑了，在水库建成后更加封闭的大山

里，他用尽力气一斧斧砍倒树，一步步拉出山也难以维持家里温饱；母亲爱莲冲着吴村田地嫁过来，却发现这里比娘家更饥饿，她受尽生活之苦、生育之苦，还因超生度过了一段人鬼弗如地狱般的日子；“我”（阿因）和大哥山子、二哥庆子都是上述生活的见证者，他们早熟而懂事，不但见证那些艰难清苦的岁月，也在成长过程中继承了祖辈和父辈的坚韧、隐忍以及坚持到底绝不放弃的生活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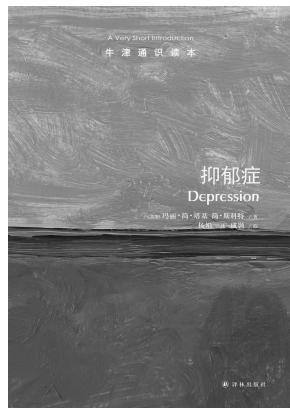
显然，陈集益对这些沉默而闪光的人性极其敏感。陈集益在与这些人对话的时候，一定饱含着对他们苦难命运的悲悯，因此他使用了大量细致入微的篇幅讲述他们充满艰辛的劳作、生育、驯养牲口，他甚至还持有《金塘河》之前那种带有荒诞寓言的“野心”：比如以猪、牛的驯养喻指人被命运压榨的境遇等，但更为明确的是，作者塑造人物的观念上正在由外部困境推动向人的精神内部转向，他关注农民对生活重压的痛苦反应，但他更加推崇在爷爷、父亲身上那种劳动使人痛苦、不劳动使人绝望的朴素而高贵的苦难哲学。所以，《金塘河》想要展现的不是“主题先行”策略下战胜艰难生活、改变悲惨遭遇的人的伟大，而是人的心灵接纳生命中的苦难、厄运和短暂的幸

福的漫漫过程。在这个观念转向的影响下，小说的焦点自然从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中跳开，195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政策演进被虚化为背景，“人”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不再表现极端历史条件下的试验性品格。除去勤劳质朴、老实厚道、不善言辞，《金塘河》着意刻画的是中国农民面对困苦境遇时慷慨承受苦难、舍身改变命运的高昂灵魂，以及他们在不知前路、举步维艰的人生中表现出的令人叹服的忍耐力和进取心。换言之，《金塘河》完成了从“历史中的人”到“人的历史”的语境置换，而这种置换同时满足了农民主体性和现代性的彰显，不仅赋予了现实主义乡村题材创作新的辨识度，也是当代乡土小说对农民形象的新建构。

在《金塘河》中，伯母和野人的故事（《吴村野人》）、家猪与野猪的结合（《野猪场》）等夸张的“飞起来”的故事不见了，吸人眼球的荒诞情节、疯狂的异化力量和情感宣泄被漫长的日子和漫长的劳动取代。自喧嚣至宁静，由湍急而平缓，从飞行的故事到飞扬的精神，陈集益“与现实主义的握手言和”不只是创作方法上简单变调，更是凸显和弘扬乡土社会正面价值的一次反思和整理。

正视抑郁症

□许丹



译林出版社
2021年4月
《抑郁症》
[英]玛丽·简·塔基·斯科特

“没有任何年龄、性别或社会群体可以对抑郁症免疫。”在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一书中，两位作者专辟一章，讲解“现代社会的抑郁症”，在这一章的一开始，便是上面那句听起来令人黯然神伤的话。换句话说，抑郁症没有“疫苗”，它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人类体验，任何国家、任

何文化和种族、任何年龄、无论男女，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罹患，尤其是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

在现代社会，抑郁症在人群中普遍到什么程度呢？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有超过3亿抑郁症患者。在全球每年自杀死亡约100万人中，抑郁症是导致自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已经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在发达国家，抑郁症是最为常见的精神障碍。在全世界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抑郁症是负担最为沉重的疾病；在全球19-45岁的成年人身上，抑郁症（单相）也排在十大原因之首。

对于本书中文版的主要目标读者，即身在职场或即将步入职场的知识青年来说，书中尤其令人感兴趣或者说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大概是关于工作场所的抑郁症的内容。根据相关的调查报告，在所有情境的工作场所，抑郁症都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工作中，抑郁的个人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紧张局面和困难，特别是，他们会遭到误解：他们工作效率低下，实际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却容易被视为是在偷懒，是在“浑水摸鱼”。

这种情形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由于效率低下，抑郁的个人可能无法保住工作，反过来，失去工作又会进一步挫伤他们的自信和自尊，加重他们的抑郁。美国201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抑郁症患者的收入水平总体上比一般人低20%，失业的可能性则是普通人的7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种情况更是会雪上加霜。没有工作的青少年，即所谓的“啃老族”，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其他同龄人的三到五倍。认识到这一点，或许可以让我们对身边具有抑郁倾向的工作伙伴多一份理解、更多一些善意；同时尽力帮助“啃老族”重新融入社会和生活之中。

书中写到的特别出人意料的一点，是人类对待精神疾病的态度演变。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应该是不断进步，越来越开明和理性的。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个过程实际上经历了一些反复。早在公元500年以前，人们就认为，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有着相似的病因，都应当由医生实施治疗。然而，到了公元500年之后，由于宗教观念开始主导社会秩序，人们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转而认为精神疾

病标志着道德上的罪恶和邪恶，重度抑郁症，即忧郁症患者，不可避免地会被妖魔化，甚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直到16世纪的启蒙时代，一些关于忧郁症的全新观点才重新出现，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人应当得到尊重和治理，而不是遭到社会的诋毁。遗憾的是，这又过去了5个世纪，在如今的21世纪，我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误区，有些观念仍然需要矫正。很多罹患抑郁症的人，内心仍会有一种私隐的耻感，担心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会在职业生涯和社会交往中带来不利的后果。也就是说，抑郁症仍然关联着社会污名。

关于抑郁症，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先正视它。有一种说法，认为抑郁症是“精神病领域的普通感冒”。就抑郁症的普遍性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的确有些类似于感冒。但如果我们忽视它，它并不会自行消失，这又是抑郁症有别于普通感冒之处。这部篇幅不长的通识作品，如果能够扭转人们的此种观念起到一定作用，想必便没有辜负两位作者身为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专家的一片苦心。